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台湾名家经典

Yingzi De Xianglian

英子的乡恋

林海音经典散文集

林海音 著

英子的乡恋

林海音经典散文集

林海音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子的乡恋：林海音经典散文集 / 林海音著.
—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7.3
ISBN 978—7—220—10036—9
I. ①英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6041 号

YING ZI DE XIANG LIAN

英子的乡恋

林海音 著

策划统筹	刘姣娇
特约组稿	王 沙
责任编辑	李真真 雷雪梅
责任校对	韩 华
装帧设计	戴雨虹 张 妮
责任印制	祝 健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（成都槐树街 2 号）
网 址	http://www.scpph.com
E-mail	scrmcbs@sina.com
新浪微博	@四川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	四川人民出版社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624 86259453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624
照 排	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
印 张	12.75
字 数	288 千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—7—220—10036—9
定 价	39.8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第一辑 苦念北平

虎坊桥 /003

秋的气味 /009

苦念北平 /012

天桥上当记 /016

英子的乡恋 /023

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 /032

——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后记

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/035

《北平歇后语词典》序 /038

我的童玩 /041

在胡同里长大 /048

家住书坊边	/052
我的京味儿回忆录	/063
访母校·忆儿时	/080
老北京的生活	/086
旧京风俗百图	/090
我的京味儿之旅	/096
想念北平市井风貌	/120
童心愚骀	/124
——回忆写《城南旧事》	
北京土语词典	/127
难忘的两座桥	/130
城墙·天桥·四合院儿	/133
地坛乐园	/140

第二辑 平凡之家

新竹白粉 /169

爱玉冰 /171

豆腐一声天下白 /173

虱目鱼的成长 /177

台北温泉漫写 /179

说 猴 /181

三只丑小鸭 /184

平凡之家 /187

小林的伞 /190

童年和童心 /194

我喜欢“小人儿书” /199

台南“度小月” /201

相思仔 /203

友 情 /205

门 /208

窗 /210

灯 /213

漫谈“吃饭” /215

台湾民俗杂辑 /219

秋游狮头山 /237

故乡一日 /242

我父亲在新埔那段儿 /249

冬生娘仔 /255

旧时三女子 /259

婆婆的晨妆 /269

——缠足和篦发

闲庭寂寂景萧条 /273

——母亲节写我的三位婆婆

第三辑 女子弄文诚可喜

我的写作历程 /287

郁达夫之死 /292

悼钟理和先生 /296

关于许地山 /302

谈老舍及其文体 /310

沈从文和他的作品 /316

念远方的沉樱 /322

略记吾师金秉英 /328

亮丽且温柔 /330

“雅舍”的主人 /336

略记梁实秋先生的几封信 /340

永无止境的崇敬心情 /348

女子弄文诚可喜 /351

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/354

宜兰街上一少年 /357

敬老四题 /360

在美国看“中国家庭” /371

中国作家在美国 /377

第一辑

苦念北平

不能忘怀的北平！
那里我住得太久了，
像树生了根一样。

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，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。他很脏、很胖。脏，是当然的，可是胖子做了乞丐，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，我都没有见过的事；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，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！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，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，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。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，就是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，沾了唾沫然后再去粘身上的虱子，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，“嗒”的一声，虱子被挤破了。然后再沾唾沫，再拿虱子。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，好不恶心！

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，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。不，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，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帆布口袋，干的东西像饭、馒头、饺子皮什么的，都装进口袋里。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，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，就全吃下了肚。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，就往家里跑，我实在想呕吐了。

对了，他还有一个口袋。那里面装的是什麼？是白花花的大洋钱！他拿好了虱子，吃饱了剩饭，抱着砂锅要走了，一站起身来，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，往下一坠，洋钱在里面打滚儿

的声音叮当响。我好奇怪，拉着宋妈的衣襟，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：

“宋妈，他还有好多洋钱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哼，你以为是偷来的、抢来的吗？人家自个儿攒的。”

“自个儿攒的？你说过，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，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，只好要饭吃。”

“是呀！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，知道攒钱啦！”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。

“既然是学好，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，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？”

宋妈没回答我，我还要问：

“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？”

“你没听说吗？要了三年饭，给皇上都不当。”

他虽然不肯做皇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！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，从丧家走到墓地，不知道有多少里路，他又胖又老，还举着旗呀伞呀的。而且，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！这一身披挂，走那么远的路，是多么的吃力呢！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？我不懂，便要发问，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，我就要在心里琢磨了。

家住在虎坊桥，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，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，使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。我的心灵，在那小小的年纪里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、同情、不平、感慨、兴趣……种种的情绪。

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，说不定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，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吧！

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的这么多方面。我幼年居住在虎坊桥的几年，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。有一天下午，照例地，我们姊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，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看热闹了。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，一个人拿着照相匣子，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，是青天白日旗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。小日本儿会说日本式中国话，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：

“小妹妹的照相的好不好？”

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和妹妹直向后退缩。他又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，照了相的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的。”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我看看宋妈，宋妈说话了：

“您这二位先生是——？”

“噢，我们的是日本的报馆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大大的照了相。”

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，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：“要给你们照就照吧！”

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，站在门前照了一张相，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为什么要这样照。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，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玩笑着说：

“不好啰，让人照了相寄到日本去，不定是做什么用哪，怎么办？”

爸爸虽然玩笑着说，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，担忧着。直到有一天，爸爸拿回来一本画报，里面全是日本字，翻开来有一页里

面，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，赫然在焉！爸爸讲给我们听，那上面说，中国街头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。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画册。

对于北伐这件事，小小年纪的我，本是什么也不懂的，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，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。北伐成功的前夕，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，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，忽然骚动起来了，听说在逮学生。而好客的爸爸，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，像“德先叔叔”（《城南旧事》小说里的人物）什么的，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了风声的关系，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。

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期，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，无论到前门，到城南游艺园，到八大胡同，到天桥……都要经过这里。因此，很晚很晚，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。早上它也热闹，尤其到了要“出红差”的日子，老早，街上就拥着各处来看“热闹”的人。“出红差”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，枪毙人怎么能叫作看热闹呢？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作“热闹”来看的。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，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，不像是要去送死，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。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，反而是犯人喊一声：“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！”群众就跟着喊一声：“好！”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，下面喊一声“好”一样。每逢早上街上拥来了人群，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了，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我，躲在门洞的石墩上张望着。碰到这时候，母亲要极力不使我们去看这种“热闹”，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，无论如何，我是看过不少了，心

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之间的疑问：为什么临死的人了，还能喊那些话？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“好”？人群中有他的亲友吗？他们也喊“好”吗？

同样的情形，大的出丧，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街道，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要出大殡，是所谓“死后哀荣”吧，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！沿街的商店有的在马路沿摆上了祭桌，披麻戴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，叩个头道个谢，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。而看出大殡的群众，并无哀悼的意思，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，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，有无限羡慕的意思。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，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的。他默默地走着，面部没有表情，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？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，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，他会不会这么想？

欺骗的玩意儿，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。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，是卖假当票的。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，便和宋妈很熟，并不避讳他是干什么的。宋妈真奇怪，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，她也不当回事，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。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，便忍不住了，我绷着脸瞪着眼，手叉着腰，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。卖假当票的竟说：

“大小姐，我们讲生意的时候，您可别说什么呀！”

“不可以！”我气到极点，发出了不平之鸣，“欺骗人是不可以的！”

我的不平的性格，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的存在着。其实，对所谓是非的看法，从前和现在，我也不尽相同。总之是人生世相看多了，总不会不无所感。

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，那便是春天的花事。常常我放学回来了，爸爸在买花，整担的花挑到院子里来，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，爸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，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。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走，他会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植，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。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，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。

我早晨起来，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，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，黄昏的花池里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，等着你去摘取。

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，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，许是这些，无形中导致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！

1961年7月